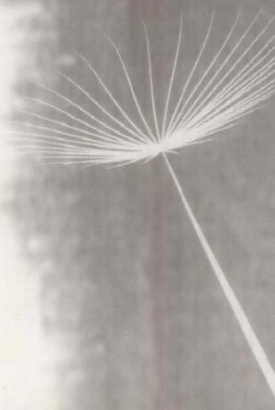


青春
的
記憶

王雲漢 著



青春
的
部
分

王雲漢一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律师声明

北京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谢青律师代表中国青年出版社郑重声明：本书由著作权人授权中国青年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未经版权所有人和中国青年出版社书面许可，任何组织机构、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复制、改编或传播本书全部或部分内容。凡有侵权行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将配合版权执法机关大力打击盗印、盗版等任何形式的侵权行为。敬请广大读者协助举报，对经查实的侵权案件给予举报人重奖。

侵权举报电话：

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

010-65233456 65212870

<http://www.shdf.gov.cn>

中国青年出版社

010-59521255

E-mail: law@cypmedia.com

MSN: chen_wenshi@hotmail.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的记忆 / 王云汉著.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006-9290-4

I. ①青… II. ①王…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4107 号

青春的记忆

王云汉 著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电 话：(010) 59521188 / 59521189

传 真：(010) 59521111

企 划：中青雄狮数码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肖 辉 胡 剑

印 刷：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2.25

版 次：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06-9290-4

定 价：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电话：(010) 59521188 / 59521189

读者来信：reader@cypmedia.com

如有其他问题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21books.com



谁没年轻过？

谁都年轻过。谁都不应该辜负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我始终认为，写作是一种追求，是个乐趣，更是个享受。

——王云汉

笔耕不辍 乐在其中

(自作序)

谁没年轻过？谁都年轻过。谁都不应该辜负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或许是孩提时父亲逼我背诵古文的缘故，我牢牢记住了“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这句名言。

往事如烟，人生苦短。虽说是“英雄莫问出处，”但我绝非什么英雄。人贵有自知之明。客观地说，我只不过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梦想的年轻人罢了。

谈到身世，我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母都是标准的“教书先生”。我有一个哥哥四个姐姐，一位当编辑四位当老师，谁都没离开国文汉字。我可能特殊点，最早学的是工科，赶上了“文革”，当过工人、科室干部、宣传干部等，经历蛮丰富的，我年轻时最大的爱好是写作，痴迷的是写小说。不过，那时候我写的“东西”，公开发表的很少，挺苦闷的。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参加了“北京文学讲习所”。亲耳聆听了王蒙、刘绍棠、邓友梅等小说大家的讲座之后，我开窍了。自此，我再写再投稿，几乎是“弹不虚发”。后又经刘绍棠大哥的亲自指点，我写的小说居然不止一次地获奖了。与此同时，我发愤再深造，念了四年的中文系之后，“跳槽”来到刚刚筹办的《中国妇女报》。报纸创刊不久，老总关爱，让我干上了朝思梦想的副

刊专刊。我如鱼得水，越干越上瘾。这一晃儿，二十多个春秋过去了，我退休了。呜呼，我已变成年逾花甲的“老头”喽！

回首往事，感慨颇多。惟一值得欣慰的是，我的运气不错，干上了我喜爱的事业，过足了写作的瘾。至今，我还记得邓友梅老师讲过的一席话。他说：“马和马，也不同。像王蒙，那就好比是千里马，纵横驰骋，文如泉涌；刘绍棠好比是耕地的马，勤奋高产；我本人也就算是马戏团的马吧，博得观众的一乐而已。”邓友梅太自谦了。他写的小说《寻访画儿韩》、《那五》，那也是天才之作呀！我等是望尘莫及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刘绍棠大哥的家里，他曾问我：“云汉，我整整比你大十岁。你再写十年，能超过我吗？”我忙不迭地回答：“不行不行，不敢想。”我这是真心话。我是个平常人，并没有过人的天赋，靠的是一种“韧”劲儿，不停地写罢了。话说回来，爱好写作就非要成名成家么？非也。我始终认为，写作是一种追求，是个乐趣，更是个享受。正因为有了这种心态，我几乎是什么样的体裁都敢涉猎。我不信邪，什么小说、散文、杂文随笔、报告文学，我都敢尝试尝试，都过它一把瘾。当然，要想公开发表，就离不开报刊编辑们的指点与斧正。这又怕什么？这就是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嘛！说到此，我倒是要真真正正地感谢所有发表过我作品的编辑老师们。当然，不能忘记，更要感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年轻时要梦想、有追求，年老时要会生活、找乐趣。退休

后的这几年，我的心态极好，又有了新的乐趣。干什么？讲学。自打恩师姚振生介绍我加入中国老教授协会之后，我就没闲着。我应邀到北京的几所大学讲写作、讲国学基础知识、讲职场礼仪等等。真没想到我的课还颇受莘莘学子们的欢迎。特别是好友引荐，邀我给全国县级妇女干部培训班讲课，二十多期，两千多人，我的学生遍布全国了。多读些书，多动动笔，多讲讲课，这“三多”既充实自己又愉悦身心，何乐而不为？

“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

我没想到，老了老了，喜事来了。中国青年出版社要帮我出本书。紧忙乎，我把自己写过的作品梳理一番，汇集成书，定名为《青春的记忆》。深作揖，行大礼，双手奉上。

此书，只要是对年轻的热爱写作的朋友们，有丁点儿的启迪、帮助，我心足矣。

笔耕不辍，乐在其中。愿与君共勉。权且为序吧！

王云汉

2009年岁末



作者同姚振生、李滨声、刘绍棠三位老师在一起(左起1-4)



作者同赵大年、浩然老师留影(左起3-5)



作者同他的学生们在一起



作者和他的老同学们留影



作者和军队的朋友们合影留念

目录

小说篇

调动·····	3
不仅仅是怀念·····	14
小店春风·····	24
江克和这帮女工们·····	27
喇叭王·····	42
正是冰消雪化时·····	51
夜班，在传达室里·····	63
“刀口”下的选择·····	74
“囤”·····	84
牙疼四重奏·····	94
武功世家·····	99
刹车董的故事·····	111
京城“菊花刘”传奇·····	117

小小说篇

车站前·····	145
跳槽·····	149
一个并非圆又圆的故事·····	151
瞬间的“曝光”·····	154

味儿·····	158
套近乎·····	160
“点”的故事·····	162
回家路上·····	166
人走茶凉?·····	168
派车·····	172
告诉您一个秘密·····	175
“老阴天”放晴·····	177
猪耳朵扁豆上的腻虫·····	180

散文篇

对《小羊乖乖》和《小马过河》的思念·····	185
鼓楼·书摊·老人·····	187
“关关雎鸠”ABC——三位海员妻子的情话·····	193
三个听来的故事·····	196
眷恋西城·····	198
球友·····	200
小蝌蚪找妈妈·····	202
又是秋风落叶的时节·····	205
妻子要纹眉·····	208
夜来香·····	210
为您的爱情锦上添花·····	213
神州奇特一洞天——游本溪水洞·····	216
夏日儿歌·····	218

杂文·随笔篇

口香糖·旧电池·塑料袋·····	223
由捡废纸想起的·····	225
“吃好吃饱”——45分钟·····	227
重提“勤俭持家”·····	229
“最讨厌妈妈·····”·····	231
日子全靠“过”起来·····	232
呼唤“减压”·····	234
就怕看病，就怕开药·····	236
您的孩子会扫地吗·····	237
由一位老农忠告想到的·····	239
贺敬之哭了·····	240
彭丽媛的远见卓识·····	242

报告文学及人物篇

我是北京人·····	247
新来的公司经理·····	255
教堂里走来的女指挥·····	260
山城有这样一位女厂长·····	265
当你喝到酸奶的时候·····	272
女艺术家和她的“第二舞台”·····	277
“紫房子现象”在中国·····	282

“蜜蜂精神”赞——记北京第四制药厂厂长张桂华	289
风格即是人——记李娟	295
三次冲击波——记关广梅投身商业改革的事迹	304

专访·通讯篇

邓大姐爱听这支歌	317
在大球与车轮之间	319
白石小女——齐良芷	322
悠悠古诗寓真情	325
用生命采摘阳光	328
少年与河的对话	331
在“得失”·“取予”之间	336
我们的世界	340

小说篇



调动

我们办公室的风气就这样：忙的忙死，闲的闲死。你这儿连抄带写紧忙乎，他那儿抽烟喝茶“侃大山”。“侃大山”，懂吗？就是先说天后说山，说完大塔说旗杆，什么大说什么，越邪乎越妙。

这不，科长带头，聊开了昨天看的“内部”录像《中华丈夫》：

“那公子窜房越脊，连打趴下五个……”

胖刘拉开架式，边说边比划，双眼忽大忽小，眉飞色舞。若不是他的确胖了点，真有“腾”地拔起之势。

厂长孟迟听得眼发直，手里那截香烟的烟灰足有半寸长，竟没顾吸一口。

你以为这是偶尔一次吗？非也。

人家上班聊，中午战（象棋），晚上甩（扑克），家常便饭的“三部曲”。

哼！要是石喜当科长那阵子，他俩——敢吗！

反映？管用吗？！人家是厂长、科长，咱算个啥！

“嘀铃……”我厌恶地瞥了二位聊客一眼，抓起电话：

“喂，哪里？”

“市纪委，找老刘听电话。”

可能是满脑子录像灌的，我告诉胖刘“市纪委来电”他一抬屁股，伸手抄起电话就阴差阳错：“施连水吗？好小子！《密杀令》那录像，啥时候让我和孟头瞧上？……啊！市纪委，您，您是罗书记？！”

“录像，录像，我看你就够上录像的！通知石喜和组干科老张，到市纪委来一趟！”罗书记火了，电话里训人的声儿听得一清二楚，“啪”地撂下电话。胖刘的脸色忽然变白，呆住了。可是，他脸上的肉，很快地向

四面八方扭动，做出顶畅快的笑容，脸上，眼睛里，射出得意的光。

“八成石喜子又捅娄子啦。”胖刘说。

孟迟翘起二郎腿，慢悠悠地开了腔：

“平常不是没帮助他嘛！该灵活灵活点嘛，他这人，一根筋，不捅娄子才怪呢！”

“背不住是石喜执政时盖宿舍楼那码事？他联系的施工队，能不提成？三七、四六老鼻子啦！”胖刘自作聪明地说。

孟迟不屑地说：“哼！借他点胆。别瞧他原则、原则不离嘴，他飞多高，蹦多远，我清楚！”

“会不会是调动？！”

这两人主观臆想地瞎猜，后来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吐出这句话。

“调动？！”我惊呆了，简直不敢再想！

我被胖刘“差”出去通知石喜同志。说心里话，我巴不得躲开这“书场”。如今，耍嘴的——吃香，实干的——受气！我倒没什么，真要是老石再受冤枉，我豁出去了，上告市委、中央，打它个抱不平！

路上，不知为啥，石喜的影子总在我眼前晃，是啊，十几年啦。

六四年我刚进厂，就听工人讲，石喜是咱们的贴心人。我想，这石喜一定是五大三粗，浓眉大眼那模样儿。谁知，他的身材、嗓音、相貌极平常。总是穿着那身蓝制服，那双元宝口鞋。要说特点嘛——倒有两点，不细观察看不出来。一是耳朵比普通人的大，尤其是耳垂儿那小块肉厚得出奇。按说是耳大有福，可他运气不佳。二是遇见急事，总爱胡撸头，脑子清醒可以“免灾”，也不知真假。那时候，石喜在厂工会分工抓生活。工会是工人之家，抓生活那就是吃、喝、拉、撒、睡全过问。这石喜走东家，串西家，家属宿舍的门槛让他踏遍了。他兜里揣着个小本子，工